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一

辭免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劄子

靖康元年五月种師道以疾乞罷宣撫使有旨以公代師道宣撫使河北河東上劄辭免

臣伏蒙聖慈特降宸翰河北河東國家根本之地委令宣撫臣以孤立誤蒙天恩自庶僚中擢任樞筦以死報國此志已定况當危難之秋主辱臣死乃分之宜但今日此舉繫國安危种師中以宿將統重兵以援太原不旋踵而潰散臣獨何人敢任此責又沖師道威望素隆見為宣撫若罷師道而授臣恐外議不以為當區區微軀誠不足惜懼誤國事儻陛下必欲使之亦何敢辭調兵選將應副錢糧

須旬月始辦太原圍久王師既蚵滌可寒心臣慮此數日

間已難守矣適見布衣高世兼奏狀謹繳進更容來早禀

受聖訓謹具奏知

御批 如師道不罷亦不妨事便可治行此任無易卿

者爲朕建功切在審而後行不可輕接戰

第二劄子

臣伏奉御批以臣辭免宣撫使除命特加訓諭此任無以

易卿者竊念臣自遭遇以來惟知竭忠盡力以圖報効而

積憎謗議皆出意外累嘗乞身未蒙俞允且使待罪𥚃髮

承膺寄尚可黽勉若令宣撫兩路將兵于外豈臣孤危

乃敢當此伏望聖慈特賜照察餘俟面奏

御批　朕志已定須當卿去不允所乞

親筆宣諭請行

卿素忠義何故不欲去適覽章奏太原府出人五百斫賊數十級以此見之尚可為卿何不奮然請行以成功名可體兹意

第三劄子

臣伏奉宸翰令具有名望武臣契勘方今有名望武臣無如种師道者雖老其智謀猶足用旦夕入覲必優禮待之以肯為陛下用以李彌大副之朝廷已為得人所有臣今

求除命伏望聖慈特賜寢罷不勝幸甚

御批　不允所乞國方多難不可辭

第四劄子

臣適方具劄子辭免恩命復蒙聖慈特降親筆手詔令與師道同行勿復有辭者臣之區區已具此奏伏望睿察追寢成命無任祈懇之至

御批　不允所奏

第五劄子

臣伏奉聖慈以臣累具劄子乞免宣撫使除命復降御批朕志已定須當卿去不允所乞國方多難不可辭者竊念

臣爰自變故以來奮不顧身以徇國家未嘗輙敢辭難盖
荷陛下知遇得以少效孤忠今日師守控扼内外惴恐此
誠多難之時捐軀報國實臣素志豈復當辭但陳力就列
不能者止臣内揆駑薄實難勉彊而況遭罹讒謗動輙得
咎積憂成疾心力殫耗豈敢以孤危之蹤乃輙當統帥之
重伏望特加睿察寢罷此除更俟來日面奏次
御批成命已行必無改易卿當爲國立功不得辭免
第六劄子
臣伏蒙聖慈特降親筆除臣宣撫兩路應大小事一委便
宜施行不從中制但責成功亦不求速者仰荷委寄之重

敢不奉承睿旨然臣適見河間師臣奏報賊馬侵犯雄州
安肅軍一帶乞差兵三五萬人前來防托又見姚古奏報
陳迪郝懷下把南北關人兵並皆潰散乞添差兵把截事
勢已急與其令臣作宣撫使統兵二萬前往滑州所費不
貲曷若各分萬人犒設訖往河北沿邊及河東把截以濟
一時之急所有河北制置使只就委劉韐於事為便其种
師道乞加優禮或留京師或歸屯所乞自聖裁臣非為身
計但欲措置當理以濟國事伏望聰察謹具奏知

御批 卿宣撫兩路此等事可一面施行劉韐事令三
省降旨師道已留京師

第七劄子

臣伏蒙聖慈以臣辭免宣撫使新命并乞罷樞密院職事守本官致仕特降中使封回劄子賜御批不允臣仰荷天恩第深感涕實以宣撫樞筦之職於今尤為重任而臣材術淺薄中遭讒謗難以冒居非為身謀蓋恐誤國伏望察臣悃誠特從所請遴擇信臣付以重寄天下幸甚臣見以眼疾在假俟稍痊安當求對次干冒天威無任戰汗之至

御批　卿昨日已受命豈得再辭河北河東實繫宗社卿宥密信臣朕所委寄便當來日受勑此志決定卿切體之

第八劄子

臣昨晩對崇政殿竊見陛下緣邊事焦勞至於感慟臣子之情不遑寧處是以未敢固辭今來除命退伏惟念任重力薄恐辜委寄誠雖勉彊臣本書生素不知兵昨於艱難之初蒙陛下任使輙當兵事蓋緣圍城之中事出倉卒無緣號召天下賢才故徒以區區之忠遂膺誤選賊騎既退又蒙擢置樞筦求去不遂既已負非才之責矣然因天下獻言而用其智謀上稟睿訓旁資同列議論得暫承之於此今者忽蒙擢爲大帥使之出將於外非所克堪中夜驚惕此必有建議不容臣於朝者況自頃以來横罹謗議或

以為狂率或指為姦佞其甚者至以為收人心而又上煩
宸翰有威福專權之語今咫尺天威日在左右得謗尚如
此而况使將重兵遠去闕庭乎臣區區一身誠不足惜深
恐上誤國事雖陛下復欲保全勢不可得伏望聖慈更賜
詳察特與寢罷成命仍許臣解樞密院職事守本官致仕
退歸田廬無任惶懼待罪之至

御批 朕面諭已至誠意切當體國受命必無回命之

禮

親筆宣諭節賜裴度傳

節出裴度傳一段令直筆録賜卿忠義徇國何愧前人竚

觀成效以寬朕憂

謝賜裴度傳劄子上令直筆録裴度傳俾賜具劄子稱謝且録裴度論元稹魏洪

龐章疏

上進

臣伏蒙聖慈除臣河北河東路宣撫使累具劄子辭免未奉俞允又被宸翰過有褒語并賜臣裴度傳仰荷委任之重顧臣何人可以當此竊以祖宗積累垂二百年河北河東最為根本之地金賊乘虛兩路並入自河北入者既已侵犯都畿厚載而歸矣而近者雄州奏報不待秋涼已復犯塞自河東入者破忻代以圍太原行將半年未有解圍之意宿将重兵數路應援悉皆潰散校之吳元濟區區以

蔡州數城之地爲唐室患固不相侔而環蔡諸節度之兵與今日士馬其強弱又不可同日而語而臣徒抱孤忠才術疎短曾不足以望裴度萬分之一陛下以艱難乏才之故誤有使令以度況臣實謂非倫非特未允公議且恐有誤國事伏望膚明於在廷之臣精加選擇付之重寄庶幾成功仰副陛下北顧焦勞之意天下幸甚

御批　已除卿宣撫便當受命

第二劄子

臣竊見諸葛亮出師表其言明於治體以謂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

也夫君子小人於用兵之際似不相及而亮深以爲言者誠以冦攘外患有可以掃除之理而小人在朝蠹害本根浸長難去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是以吉甫贊周王以北伐必有孝友之張仲裴度相唐以東討必去姦邪之元稹用能成功焜燿圖史君子小人之不兩立從古已然臣竊覩

陛下嗣位之初適遭金虜入冦宵旰憂勤厲精圖治思刷前耻雖古帝王勤儉之極無以遠過然君子小人尚猶混淆於朝翕訿成風殊未退聽謂宜留神照察在於攘逐戎狄之先朝廷既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扞禦外患者有不難也今取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節其要語輒塵天聽不

慄戰汗之至

御批覽卿所奏銘記於懷但爲國了事與卿共太平之樂

乞罷宣撫使待罪劄子既受宣撫使命以車馬未辦量候行日御劄遷延不去豈非拒命上劄子待罪及繳納告勅

臣伏奉宸翰謂臣受命月餘遷延不去豈非拒命者伏讀震慄不知所措契勘臣於前月二十三日受勅至今纔二十日當時蒙御批用太史局擇定今月二十二日啓行臣以庶事未辦當具面奏乞展三日此乃恐事有未備上累國體非敢遷延今蒙聖訓以爲拒命臣無任惶懼待罪之

至伏望聖慈特賜竄責

御批 封還御奏不須如此依定日二十五日內起發

第二劄子

臣嘗具劄子以奏御批謂臣遷延不行豈非拒命伏讀殞涕惶懼待罪乞賜竄責未奉指揮伏念臣本以書生遭遇盛際常願奮身效命以報聖知自受宣撫職任以來夙夜憂惕懼不克任所置官吏選用將佐團結隊伍關請器甲措置錢糧雇買車馬種種軍須率皆創建非若童貫譚稹諸事熟成上下應副咄嗟可辦而陛下督責之峻猶未及示選定出師之日便謂臣遷延拒命不行竊恐聖慮有所

未亮也臣前備員守禦使司激出只探報使臣已蒙宸翰謂
其專權今承之宣撫使司治行量展日限又蒙御札謂其
拒命專權拒命者臣子之大惡有一于此罪不容誅陛下
方臨遣大師震揚國威捍彊敵解重圍而以專權拒命之
人充其選無乃不可乎臣聞軍旅之事非任之專信之篤
者不可以成功臣日在陛下左右咫尺陛下猶且聖訓如
此況行師於千里之外謗讟交興上惑睿聽陛下果能亮
其區區之忠乎與其進無所成有誤國事不若知難而退
甘受竄誅伏望聖慈罷臣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撫
使重賜黜責以正典刑遂命信臣委以重任臣見居家待

罪無任祈天俟命惶懼戰越之至

御批 豈須如此止欲卿速行令封還卿奏

第三劄子

臣伏蒙聖慈以臣累具劄子待罪乞罷知樞密院事并宣撫使職事特降親筆封還所上章感戴恩德彌深震恐竊念臣智識淺短學術迂疎獨於義命之際素知自信曩者還謫七年退伏田里不知貧賤之可羞謁來中都適遭陛下龍飛特被眷奬致身樞輔不知富貴之可樂徒以上荷大恩未能報稱故雖屢求去位終亦未果今孤危之跡讒毁交興罪狀日聞致煩宸翰屢有訓勑今復有拒命之語

退自循省莫知所以畏自傷悼夫欲效區區之忠者臣之
志也至於成功則有非人之所能為者豈可必哉宣撫兩
路人臣重任事有至難自非陛下不致毫髪之疑於胸中
安能有濟臣竊覩聖聽不能無惑於群言日侍清光尚難
自處而况可使之統重兵於千里之外哉此臣所以日夜
憂懼而不得不辭也伏望聖慈憐臣於艱難之秋嘗效犬
馬之力特賜保全解其職任使遂退休則圖報大恩當期
異日所有臣昨蒙除尚書右丞知樞密院事宣撫使等告
勑謹具繳進乞此骸骨歸于山林臣無任干冐天威惶懼
戰越俟死之至

御批何故如此方朕委付兩邊事俟卿前去措置所有告勑封還不得更有陳請並無毫髮之疑止要促卿速行

第四劄子

臣伏蒙聖慈以臣待罪乞罷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重賜黜責特賜御批封還劄子仰荷天恩尤增感懼重念臣小才無取罪狀已多與其它日受誤國之誅不若自歸於司寇伏望睿斷特正典刑所有宣撫司職事乞早差官交割管勾臣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御批封還所奏

第五劄子

臣契勘宣撫司已漸就緒錢物之類並不曾支動伏望聖慈選差宰執代臣使事竊見徐處仁㕍恪朝之老成累任帥臣諳練兵事可以充使如陛下不欲遣之於外但以使事委之且留京師令統制官等分領將卒前去劄鞦解潛處使喚以宣撫司錢物應副自足辦事更乞聖裁臣未敢擬出見在府第待罪聽候指揮

親筆宣諭三首

宣諭累百章不允辭免

卿所請雖累百章決不允可疾速辦行起發

宣諭疾速辦行

朕無纖芥所懐止欲激卿速行不須如此决不允從疾速辦行夜來所批督卿速行今推托如此何望焉

宣諭陳奏請行

河東安民日望宣撫到彼朕批語欲卿行所有元批旨封進不期卿誤覬累乞退閑朕亦日進退疑惑甚難出手欲全君臣之義重之萬世今日見卿陳奏慨然請行釋去疑念足見忠義之誠久而益堅朕甚嘉之

親筆宣諭不須與三省議

路允迪等卹其家甚善益見徇國勤勞之意卿不須與三省議此事已決何必如此九事斷而可成再三反復愈亂人意卿可一心措置備辦成功之後與卿共享太平之樂

論宣撫職事劄子累具辭免不獲將以六月二十五日出師上劄子論宣撫職事又乞稟受廟算以行

臣伏蒙睿訓卿行不須與三省議此事已決再三反復愈亂人意者仰荷委寄之重第深感涕臣既已拜命受兵從裝整駕豈復有可回之理見危致命臣子常分亦無足道

但國家之事中外一體同心一德乃克有濟今陛下遣臣獨出聖斷臣不量才而受任二三大臣不以為然使他日果能支捂則已稍有疎虞仰累陛下知人之明必且以臣為歸罪之地此臣所以夙夜震懼而不自安也更望聖慈博盡大臣之謀使臣既行之後無沮難無謗讒無錢糧不足之患則進而死敵以報大恩實區區素願死且不朽冒昧自列無任戰汗之至

第二劄子

臣伏蒙宸翰卿出師今論已定者仰荷委任之重第深感懼然敍事體大繫國安危非臣一人所可獨任其責宰執

聞議論尚有不同者徒迫天威罷師遁而遣臣觀昨日之所評議與今日之所施行其意可見伏望聖慈更盡大臣之謀使人無異辭同任成敗他日或少有差跌不獨臣受誤國之誅豈勝幸甚至於以身狥國進而死敵則臣之素志也夫復何說以辭

第三劄子

臣契勘童貫以樞臣為宣撫使踰二十年所將者皆關陝之精兵西討夏賊南殄方寇北攻燕雲喪失師徒無慮數十萬遂使國家兵勢削弱以至今日有夷狄憑陵之禍然貫一時蒙上皇信任之專武臣將帥皆出其門內帑供給

不可勝計置平貨場等以斡萬貨之低昂豐財足以養士厚賂足以弭敵故雖行師用軍無有紀律久而後敗今臣受任於國家艱危之秋姚种二帥軍馬潰散之後兵疲勞久不訓練之兵以抗強敵卒烏合素不拊循之將士以徼成功甚矣其責重而且難也惟有一策不愛金帛以養士而作其氣庶或可爲而今之宣撫使司悉仰給於朝廷府庫空虛無以給予前日乞一百萬緡實得二十萬已有難辦之論不知何以使臣率勵將士支捂兩路而寬陛下北顧之憂也陛下謂臣忠義感激奮不顧身則可謂臣諳練兵事果能成功則不可夫以兵弱財匱之時而欲徇國家

之急以捍虜勝驕暴之虜雖三尺之童亦知其難更望陛下與二三大臣深計而熟慮之異時無謂臣輕率敢往而不顧國家之大計也議者又謂臣建守三鎮之策今日之事臣當任其責是大不然三鎮者祖宗陛下之三鎮果能守則當與天下共守之如必使建議者任其責則後誰敢爲陛下納忠者更望聖慈與宰執商議審處令各爲奏明言遣臣之利害是非如何激勵士卒如何應副錢糧屯泊當於何處戰守當用何策斷自睿意使臣得遵禀而行不致誤事非獨臣之幸也實天下之幸也

第四劄子

臣昨自陛下龍飛臨御海寓臣以非材特蒙簡擢自庶僚不旬日而參大政遂獲待罪樞府深惟遭遇之異竊自感勵思欲罄竭以圖報效而材踈智短然未能少收尺寸之功內負慙惕夙夜靡違茲者伏蒙陛下委以河北河東兩路重寄臣自視闕然恐不足以仰承委付之意至於不避煩黷力祈罷免而眷屬之厚不容退避見危致命豈敢固辭深惟國事之大非一己私智所能獨辦今其將行願受睿筭與廟堂之成謀使臣得以遵禀奉行庶幾有濟夫用兵之道雖臨機制變不可預計然規摹大略當須先定今日之事莫大於防秋莫急於解太原之圍士大夫之獻說

者不過和與戰二策而已金人留吾親王宰相以爲質屯重兵於太原已半年矣使者旁午冠蓋相望而欲得三鎮之意愈堅和果可恃乎种師中姚古以十萬之師相繼潰散戰果可必勝乎和不可恃則秋高馬肥賊騎侵軼議者必以臣今日出師為致寇之端戰不可必勝則萬一將士或復有小衄必又以臣為輕舉誤國不知陛下睿筭與夫廟堂之謀所以授臣使防秋而解太原之圍者當決以何策而可也前日和議割三鎮之失至今為梗今日之謀儻或更有差誤則天下之勢有不可勝慮者矣願陛下及臣之在廷與五六大臣熟議決策特降親筆俾臣遵行臣非

敢愛死誠恐有誤國家大計故敢冐昧言之仰黷天威伏
深戰慄

親筆宣諭三首

宣諭不責速進

應河北河東並便宜施行不可深進或少𢇁亦不為罪捷
到亦不為喜但堅固期於全三鎮是朕之意卿宜體此不
責速進但欵曲圖之庶保萬全

宣諭一切便宜行事

朕信任卿堅如金石應一行事朝廷豈能預先定得卿可
一切便宜施行

宣諭所到如親行

李綱所到如朕親行

謝賜御筵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差充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啓行有日特賜臣御筵者授鉞將壇謬總六師之寄肆筵宸禁猥煩八籩之陳詔語春溫威顏天邇中伏念臣奮身寒苦逢世亨嘉祿仰斗升粗識素餐之耻腹諳藜藿初無肉食之謀自竟樞機空縻廪庾適犬戎之犯順騎遶卉門驅虎士以遄征軍速代北憫其行役錫以宴娛仍招佩槖之臣以示加籩之寵飣繁列俎粲鏐帶之內盼光奪流霞壺醴玉舟

而親勸驩騰部曲榮絶與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俎豆豪英㑘㩿輔弼大亨以養躬節儉以旁招小雅之詩政修擴而不廢已侈百朋之錫詎言三爵之過臣敢不仰懍推食之仁力刷飲河之耻取羊豕執俘而獻馘期熊羆效至以業勲守祖宗之故疆誓不輕於赤壤上君王之萬壽行入賀於崇宸

謝降賜玉束帶等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差充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啓行有日特降中使賜臣玉束帶一條撚金線小花紫戰袍一領金笏頭帶一條魚袋全牙簡一面緑袋全銀五百兩絹五

百匹細物一百匹揀芽小龍茶三千夸椽燭五十條刀劒
六口人馬甲一副金鍍銀鑻椅襜一條花角弓一張箭三
十隻烏銀鞾皮鞘劒一口者總戎兩部曾未宅於國威申
錫百朋已繆承於天寵轅門改觀帥幄生輝荷優睠之有
加揣盈膺而失措瞻窺以先王盟府之法賞必示功大臣
貴服之宜德惟稱物凡此焜煌之數當酬瑰偉之勳慨念
臣愚忝逢主聖叢著銖分之效敢當錫予之隆屬小醜之
未平曾大邦之敢拒猥膺推轂獲與登壇才乏西平幣仍
置於異錦德非裴度帶有過於通犀衣以珍袍副之古簡
凋戈寶劒俾執銳以輸忠夙莽蘭膏期通宵而盡瘁丁寧

示眷偃僂銜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濟中興
之業力排羣議獨奮睿謀脫三鎮於犬羊拯兆民於塗炭
天聲震疊國勢敉寧察臣愚與於邊機故此俾宣於廟筭
𢡟其行役被以寵靈臣敢不肅整勝兵大摧驕虜期無南
下之牧仰寬北顧之憂

謝賜鞍馬表

臣綱言伏蒙聖恩特降中使賜臣馬二疋金鍍銀閙裝紫
繡鞍轡一副烏銀裝韂鞍一副者[illegible]命來臨天威在望中
遣左璫之重載頒內廐之良佩服[illegible]心榮祇深慚懼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端一心而觀萬化操八柄以馭群臣念其驅馳

之勞錫以駢蕃之寵壯元戎之十乘觧左服之兩驂偉然
神駿之姿被以連乾之飾臣敢不仰承眷眷俯罄愚忠誓
不與賊以俱存顧雖捐軀而何惜餘齡尚在雖無據鞍矍
鑠之姿將命不懲或遂攬轡澄清之志

謝瓊林苑賜御筵表

臣綱言伏蒙聖恩以臣今月二十五日總師出門特差翰
林學士吳幵就瓊林苑押賜御筵者寵靈下逮已霑零露
之恩宴衎俯臨再被需雲之渥載惟僥昌第劇戰兢伏
念臣社櫟散材康瓠小器力學粗知於忠義逢時竊意於
功名適丁艱難猥叨任使超居丞轄曾罔著於休功繼掌

樞衡迄茂聞於善狀自惟迂拙每丐退藏未容乞身而歸更與登壇之選雖忠誠之備罄終天意之莫回禮遇彌加褒榮浸侈初肆筵於中禁俄申犒於上林天厨具絡繹之珍樂府備鏗鏘之奏雍容和氣感激懦衷下及群僚亦與榮觀顧寵嘉之莫擬撫爵賤以何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道觀能使臣以禮推食慕漢高之烈脫袍有藝祖之風致此鯫生亦膺異數臣敢不力修軍政大振國威厲北闕之佇願希蹤於前世郤南牧之騎期無媿於古人

親筆宣諭途中將護

賚日不見卿良深引望途中勞神不易太原重事委在於

卿更宜將愼用副朕懷

親筆手詔

勑李綱卿以鴻樞之柄總元帥之權方庚伏之届時眷屢請之勤止載惟忠藎深所歎嘉顧邊警之未紓繫壯猷之是頼以卿舉措為國安危欲建威而銷萌宜持重以制勝往思彼愼務決萬全卿其勉圖朕所傾竚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謝宣撫河北河東降親筆手詔表

臣綱言今月二十八日伏蒙親筆手詔一道以臣宣撫河北河東兩路特賜撫諭者睠辭丹陛方遠咫尺之威捧誦

紫泥邊奉丁寧之訓洪惟德意仰見天心謝伏念臣學淺而術迂德輕而援寡驟蒙睿獎起執事機方羯胡蓄銳於胥疆而燕寇肇亥於朔部長蛇封豕肆毒吾民鋒蝟斧螗扞我天討屬聖神之在念宜俊彥之旁求猥及非才俾專大計實安危之所繫顧舉措之敢輕負責良深撫躬知畏伏惟皇帝陛下擴至明而在位攬長轡以馭臣任用者必責其有成訓迪者必規其所蔽屬臣輕於料敵故申持重之言以臣勇於赴功故有戒慎之誡乃形一札以取萬全臣敢不上體淵衷仰稽聖謨遵仁至之秘略參以並行體規武之新書動以從事

乞深考祖宗之法劄子 靖康元年七月初總師道出鞏洛望拜陵寢上劄子

乞深考祖宗之法進君子退小人

臣總師道出鞏洛望拜陵寢潸然涕流恭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聖聖傳受以至陛下適丁艱難之秋戎狄內侵中國勢弱此誠陛下宵旰思報勵精求治之日伏望聖慈深考祖宗之法一一推行之進君子退小人無以利口善論言為足使益固邦本以圖中興上以慰安九廟之靈下以為億兆蒼生之所依賴天下不勝幸甚臣忘生觸死冒進狂言不勝戰越待罪之至

親筆宣諭覽所上章陳祖宗之法

覽所上章陳深考祖宗之法[illegible]足見忠義愛君之心當一一銘記於懷

論不可遣罷防秋人兵劄子

（靖康元年四月公在密院乃與許翰條具調發防秋之兵至七月公已出宣撫朝廷降旨部書所起之兵罷去大半公上疏力爭）

臣昨待罪樞府伏蒙陛下委令措置防秋人兵臣意以謂中國軍政不修幾三十年矣闕額不補者過半其見存者皆潰散之餘不習戰陳故令金人得以窺伺既陷燕山長驅中原遂犯畿甸來無藩籬之固去無邀擊之威廟堂失策使之割三鎮質親王劫取金帛以億萬計驅擄士女屠戮良民不可勝數誓書之言所不忍聞此誠宗社之羞[illegible]

陛下嘗膽而思報者也今河北之寇雖退而中山河間之地不割賊馬出沒並邊諸郡寨柵相連兵不少休太原之圍未解而河東之勢危甚旁近縣鎮皆為賊兵之所占據秋高馬肥虜騎憑陵決須深入以責三鎮之約及金帛之餘數儻非起天下之兵聚天下之力解圍太原防托河北則必復有今春之警宗社安危殆未可知故臣輙不自揆為陛下措畫降詔書以團結諸路防秋之兵大約不過十餘萬人而欲分布河北沿邊雄霸等二十餘郡中山河間真定大名橫海五帥府腹裏十餘州軍沿河一帶控扼地分胡衛王室隄防海道其甚急者解圍太原收復忻代以

捍金人夏人連兵入寇不知此十數萬之衆一一皆到果能足用而無賊馬渡河之警乎今臣被命出使去清光之日未幾朝廷已盡改前日詔書調兵防秋之計既罷峒丁又罷刀弩手又罷土兵又罷四川福建廣南東路將兵又罷荆湖南北路係將不係將兵而京西州郡又皆特免起發是前日詔書所團結之兵罷去太半不知金人聚兵兩路入寇將何以支吾而朝廷何特不留意於此也臣竊恐之以兵為不須起者大槩有五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一也錢糧犒賞之費多二也河北寇退天下已無事三也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四也探報有林牙高麗之師

金人牽制未必深入五道若以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則詔書之下以四月期天下兵以七月當時聞報三省何不即止令已七月遠方之兵皆已在道始復約回是復䝱今春勤王之師約回之弊也一歲兩起天下之兵中道而兩止之天下謂何臣恐朝廷自此不復能取信四方而將士解體矣國之大事在戎宗社安危所繫而且行且止有同兒戲臣竊痛之若以謂錢糧犒賞多則今春無兵捍寇致令誤國土地寳貨人民皆為所取今惜小費又不為之備臣恐後來所取又不止於前日也况元降指揮防秋人兵各令賫糧以行則錢糧犒賞之乏自非所患廟堂不深思

宗社大計而惜小費臣竊所不取也若以河北寇退天下無事則邊郡日報金人聚兵聲言某月入寇當取某地強敵臨境非和非戰朝夕恐慄懼其復來天下果無事乎覽誼謂厝火積薪之下而坐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以今日觀之何止於火未及然殆處於烈焰之旁而言笑自若也若以謂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則自春徂秋攻守半年曾不能得其實數姚种二帥以十萬之師一日皆潰彼未嘗有所傷衄不知何以必其兵之不多以為可以不攻而自解者臣以謂非愚則誣矣於林牙高麗牽制之報理或有之然不可恃彼之不來當恃我之有備則也兵

聚雖正今日之先務不可忽也今河北河東州郡日告危急乞兵皆以三五萬爲言而半年以來未有一人一騎可以副其求者防秋之兵甫集又皆遣罷不知此何理也若必以謂不須動天下之兵而自可無事則臣誠不足以任此責陛下胡不遣建議之人代臣坐致康平而重爲此擾擾也除范世雄所統湖北兵聞已至襄唐間臣已作奉聖旨令疾速發赴宣撫司外所有餘路乞依元降詔書起發庶幾不誤國事

第二劄子

近降指揮減罷防秋之兵臣所以深惜此事者一則河北

防秋闕人恐有疎虞二則一歲之間再令起兵又再止之恐無以示四方大信防秋之計臣前奏論之已詳請為陛下更論不可失信之意昔周為犬戎所侵嘗以烽火召諸侯兵恐諸侯之未必至也舉烽以試之諸侯之兵大集知其試已皆怒而歸其後真舉烽無復至者去冬金人犯闕詔起勤王之師遠方之兵踴躍赴難至中途而寇已和有詔止之皆憤惋而反今以防秋之故又起天下之兵良非獲已遠方之兵率皆就道又復約回將士卒伍寧不解體夫以軍法勸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二終

乞罷宣撫使劄子七月二十五日解潛折彥質出兵南北關與賊相遇力戰而退

上劄子待罪

乞罷職任

臣近具奏狀劄子以解潛折彥質南北關進兵將士退卻乞賜黜責未奉指揮伏念臣非蒙聖恩差充河北河東路宣撫使自以智術淺短不足以仰副委任之重累具辭免不蒙俞允迫於天威黽勉就職自受命以來思自殫竭以圖報效而軍旅之事素非所習節制不明方略無取致解潛等與賊遇於南北關力戰累日勢力不加尋即退卻曾無尺寸之效責在大帥咎將誰歸夙夜憂懼心氣怔忪動

輒遺忘豈可復總軍政伏望聖慈矜憐檢會臣待罪章疏特降睿旨罷臣知樞密院事及河北河東路宣撫使選遣重臣代臣職任就近令范世雄管勾許臣交割迤邐前去聽候指揮

第二劄子

臣伏蒙聖慈以臣乞罷職任特降親筆令公心職事及蒙宣諭和議解圍兩不相妨若虜人必欲三鎮不免戰爭今則解圍之事不可少緩臣伏讀聖訓第深感懼竊以今春賊馬犯闕倉卒無備自當議和但一切如其所欲許以三鎮及金帛之數太多則爲非計臣所以當時與宰執力爭

者正恐貽今日之患非爲不欲和而主戰也賊馬既退河
北兩鎭幸自保全而太原之圍至今未解陛下既出師以
解圍又遣使以約和議雖兩不相妨然虜情狡獪自春徂
秋頓兵堅城之下而不退又以重兵侵犯河朔我師屢北
而議和之使始行臣恐中國之勢益弱而黠虜之氣益驕
矣且自秋以來沿邊探報金人日聚兵爲南牧深入之計
朝廷日罷兵如太平無事之時今中山河間真定諸郡乞
兵告急羽書狎至宣撫司無兵可遣申奏朝廷又只行下
宣撫司措置是徒以空文往復初無補於實用虜騎猖獗
復有今春之覆將何以禦之臣累具劄子乞再行起發後

來罷止防秋人兵團結弓手之類未蒙施行伏望留神爲
宗社討募兵擇將以圖自強無謂和議之使便可恃以爲
安也如臣書生不習兵法不歷行陣大帥之任誠非所宜
況今春危城之中陛下之所驅策者悉已去位而臣獨以
非材尚叨重寄恐不知者謂臣黷武貪功爲國生事招致
人言陛下雖欲保全不可得也仰冀聖慈終始哀憐特降
睿旨許臣守本官致仕糜捐之報期於異日干冒天威不
勝戰越待罪之至

乞罷宣撫使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累具劄子乞罷知樞密院事河北

河東路宣撫使守本官致仕或外任宮觀一次特降詔書不允者王事方棘頽狗國而捐軀將略弗優敗顧天而請罪與其肓寵榮而誤國曷若乞骸骨而避賢優詔弗俞懆細書之一札孤蹤增厲惕危腸之九回再瀝愚衷仰干睿聽謝伏念臣斗筲小器章句陋儒粗聞忠義之風不知軍旅之事分栖遲於巖壑敢希冀於功名屬國步之多艱曠貴游而並進荐膺聖獎超執事機俾待罪於西樞復宣威於北部自惟譾薄必至顛隮既懇避之莫從卒懷憂而就遣經營庶務黽勉百為鬢髮爲之蒼浪氣血從而凋喪法嚴令具雖明馭衆之方將墮卒驕尚襲近年之弊并門之

圍未解保塞之寇鼎來致此猖狂職臣庸懦雖屢祈於罷黜終未賜於允俞伏望皇帝陛下覆以堯仁察之舜智念臣才謀淺短不足有為憐臣疾病連延誠非避事冀垂寬宥特賜保全盡解兵權俾歸田畝江湖在望庶自畢於餘生濤壑未填或收功於晚節

第三劄子

臣所乞罷職任非緣避事及為身謀實以不習軍旅之事不可為帥自知甚明恐誤國事及今改命尚可設計以解太原之圍以禦河北之寇仰副聖意更少稽緩決致賖虞雖賜斧鉞之誅亦復何補伏望睿慈特賜矜察

第四劄子

臣累具劄子乞罷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守本官致仕伏奉宸翰令安心職事未賜俞允伏念臣猥以孱庸誤膺委寄力小任重禍過災生疾病交攻心慮憒亂寢食俱廢生氣索然儻或貪冒寵榮尚總軍政必誤國事自取顛隮伏望聖慈察臣忱誠非有沽激特降睿旨許依所乞使獲退休則終始保全雖天地父母之恩何以加此餘齡未泯誓極糜捐干冐天威無任惶懼激切之至

第五劄子

臣累具劄子仰干天聽以不材而當重寄恐誤國事乞賜

所罷許令致仕別選能臣跼蹐俟命未蒙俞允第深皇懼

臣聞量材授職不強以所不能者君之道也陳力就列而不能則止者臣之節也如臣書生不習金革之事受命之日固嘗力辭迫於天威黽勉就職夙夜自竭思效鉛刀一割之用而進無尺寸之功乃知素非所習不可勉強儻或貪冒恩榮而志不能則止之義豈惟有誤國事且將得罪於古聖人臣所以不避斧鉞之誅再三冒瀆期於得請仰冀聖聰有以照察之也臣又聞壯火之氣衰少火之氣壯臣自今春以來更歷憂患志氣凋落正如傷弓之鳥望曲木而先驚責其勇敢復如曩時雖自激昂豈可復得方陛

下欲張皇六師盪掃群醜之秋必得心果氣鋭謀猷方壯
之人奉命徂征乃志心有濟伏望聖慈察臣惓惓之誠采變
死非謀身正恐更或敗事上累陛下知人之明誤國大計
雖伏鈇鑕亦復何補特賜矜憐許以骸骨歸於田里則天
下之人皆知陛下以一臣嘗效犬馬之力而加保全誰不知
勸非獨臣區區之私幸也干冒天威無任戰越待罪之至

第六劄子

臣累具劄衣干冒天聰乞罷職任守本官致仕或外任宮
觀一次伏蒙聖慈特降親筆許臣候种師道到交割職事
赴闕議事仰荷天恩終始保全但深感泣近准尚書省劄

子折彥質除宣撫判官及備奉聖旨令臣不得輕易進兵伏念臣智謀無取疾病交攻比日以來夙夜震恐心氣不寧動輒憒亂豈敢復為進兵之計但邊事警急須人措置而臣束手坐視無可為者深恐誤國伏乞降旨促師道起發或且令折彥質前來交割臣得扶疾延還前去聽候指揮不勝惶懼激切之至

第七劄子

臣累具表劄奏狀仰干天聽乞罷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守本官致仕或外任宮觀一次伏蒙聖慈再降詔答未賜俞允重念臣學術荒疎智能譾薄誤被使令過

長分量雖自竭的無尺寸之效夙夜愧懼憂悸成疾不能支持伏望矜憐特降俞許俾所乞異時圖報當極糜捐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再乞罷宣撫使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累具劄子乞罷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守本官致仕或外任宮觀一次再降詔書不允者危誠上達方覆斧鉞之誅溫詔俯頒未遂丘園之請敢再陳其懇悃庶仰冀於矜從中謝伏念臣一介書生不習兵事忘身徇國雖堅報上之心制勝運籌初乏折衝之略誤蒙天獎俾長樞庭出分閫外之權未廸師中之吉雖

聖恩寛大必將敵三北而用孟明然公議沸騰豈肯以一戰而怨旁瑄與其招人之言而得罪曷若控君父而乞身任城于方宜有赫赫之南仲在泮獻馘必資矯矯之虎臣自度非才請避賢路伏望皇帝陛下容之以天地之量燭之以日月之明憐臣勞瘁而無補於事功察臣精誠而有志於忠義進以道而退以禮不使翱翔保其始而全其終無令隕越則臣誓堅[illegible]仰戴鴻恩失東隅而收桑榆捐軀未晩先朝露而填溝壑結草為期

第八劄子

臣伏蒙聖慈特降宸翰於憐孤眺過有存撫初言睿斷所

以用臣總戎之故中言諸將難以倚仗遂致不敢輕易進兵之由終言臣昨在圍城之中嘗效犬馬之勞欲力賜保全之意聖恩隆厚雖父母之於子不過如此感極涕零不能自止伏念臣學非適用材不逮人徒抱愚忠常欲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誤蒙委任俾之宣撫兩路而臣自知材力譾薄誠不足以仰副重寄力具辭免天意莫迴黽勉就職亦欲少效消埃之報而事與願違略無所補以寬陛下北顧之憂此臣所以夙夜震恐慙歎憤懣至於寢食俱廢疾病交攻累瀝危誠以乞骸骨仰冀矜從雖被竄誅所不敢辭也伏蒙陛下聖訓丁寧既照察其精誠又憫念其

勞瘁許以保全不使隕越顧臣何人遭遇如此粉骨碎身曷足圖報伏望聖慈檢會臣累上表劄奏狀特降睿旨從其所乞許令罷知樞密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守本官致仕或外任宮觀一次上以昭陛下保全臣子之大德下以全微臣知止之節非獨臣之幸也實天下之幸也臣見迤邐前去封丘縣以來聽候指揮干冒宸嚴無任惶懼俟罪之至

第九劄子

臣伏奉親筆累數百言訓教丁寧諭以終始保全之意宸章奎畫燦如日星臣伏讀感涕不能自止已具劄子稱謝

及乞檢會臣累上劄表奏狀特降睿旨許令罷職任守本
官致仕或外任宮觀一次未奉俞允螻蟻之誠敢再敘陳
仰干天聽伏念臣賦拙愚直初無他長方道君朝仕不過
史官以言事遠謫派落七年誤蒙放還遭遇陛下龍飛之
際不待左右之言首蒙賜對臣未及敷奏之間聖語褒諭
以臣昨論水事章疏曾經御覽記録姓名遂被親擢躐處
從班未旬日間金賊犯闕臣非時請對與宰執廷爭有合
天意遂蒙擢與大政方擾攘中日被委使中遭詆誣罷斥
累日聖恩隆厚勞問不輟尋復舊任自春以來孤危之蹤
任用保全獲至今日皆出天造而臣材力綿薄初無毫髮

之補濫膺兩路宣撫之寄雖受命未久然不能率勵將士
驅逐醜虜以寬陛下宵旰北顧之憂有罪無功實靦面目
今蒙恩召赴闕議事咫只天威雖不勝臣子戀慕之誠然
復何顏以望清光兼臣屢經憂患夙夜震恐疾病交攻心
氣不寧難以勉強任事所以不避斧鉞之誅控告君父乞
賜罷黜投閑養疾不敢貪戀寵榮妨塞賢路誠非獲已伏
望聖慈容以天地之度照以日月之明聽臣危懇哀而憐
之特降睿旨從其所乞則陛下非獨有保全臣子之言乃
有保全臣子之實蒙被驅策者孰不感勵兼臣犬馬之齒
未衰使得就閑養疾心氣稍安復蒙任使捐軀未晚干冒

天威無任祈懇激切戰越待罪之至

辭免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劄子九月初交割宣撫司職事奏折

彥質還次封丘被受尚書省劄子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具劄子辭免

臣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除臣觀文殿學士知揚州天恩隆厚未賜誅責復加寵榮感戴之極涕泗橫流伏念臣偶以孱庸叨備器使有罪無功不足以當秘殿之隆名心勤形瘵不足以任淮海之重寄儻或冒處必致人言已具狀奏聞乞追還成命外伏望聖慈檢會臣累上章疏特降睿旨依臣所乞守本官致仕或外任宮觀一次則始終保全悉歸天造臣以備受旨揮免見謝辭不候受告般家接

人取便道疾速發赴新任密邇闕廷不獲瞻望清光豈勝犬馬戀慕之情雖在山林不敢少忘陛下天地父母之德惟當旦旦焚修仰祝睿筭

乞覈實宣撫司見在軍兵財物劄子 靖康元年八月末被旨赴闕議事九月初行次封丘蒙恩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上劄子具宣撫司見管軍兵財物數目奏聞乞差官前去覈實

臣伏蒙聖慈以臣累具表劄乞罷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特除臣觀文殿學士知揚州軍州事兼淮南東路兵馬鈐轄臣已具奏辭免恩命乞守本官致仕或外任宮觀訖伏念臣仰荷聖知特加委任所以力丐罷者非愛

身怯敵之故特以疾病及節制不專議論不一進退牽制事有不可為者難以虛受其責臣自六月二十七日總師出國門七月二十日次懷州八月二十一日被受尚書省劄子召赴闕議事任宣撫司職事并在道途者五十餘日初宣撫司蒙朝廷差到步兵二萬人分為左右前後中軍軍四千人臨啓行日得旨差左軍統制官曲竒將本軍往河北招撫勝捷兵差右軍統制官黃璘將本軍往真定府宣撫副使劉韐下使喚臣所將帶前後中軍凡萬二千人見在懷州屯駐逐時訓練并陜西路節次發到保甲一萬三千餘人見分戍勝軍隆德府澤州汾洲衛州等處

防守范世雄帶到荆湖北路將兵峒丁刀弩手等五千餘人見發往隆德府屯駐前項兵並未曾使用初宣撫司豢朝廷應副錢二十萬貫又御前降到見錢鈔二十萬貫銀絹各十萬匹兩除支官兵食錢并十月一犒設用過數目不多外餘皆椿留懐州及在京降賜庫尚有在内藏庫未曾支出者三分之二具有文曆簿籍掌管官吏可考按視臣既罷去恐不知者謂臣喪師費財惟陛下遣使覈實雖臣自以不才丐罷願朝廷益擇將帥撫馭士卒與之捍敵金人狡獪謀慮不淺和議未可專恃一失士卒心無與禦侮則天下之勢去矣臣自此不復與國論敢冐死以聞

梁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四

乞便副差武臣一員劄子

臣伏蒙聖訓已除臣宣撫使李彌大為副臣與彌大實皆書生初不深曉兵事恐誤國計使副當以武臣一員有名望者為之臣非敢惜身避事實懼仰辜委付之意更望聖裁謹具奏知

御批　若與師道偕行亦無害但恐老不肯治事卿參酌衆議只今奏有名望者武臣一員來急速

論兵食等事劄子

臣伏奉御筆卿素忠義何故不欲去者臣既已受命豈敢

不行實緣朝廷之事議論不一或以為臣所請之物難辦或謂師道不當罷或謂臣不當行紛紛如此何以集事臣竊謂陛下所以遣臣者欲責以事功也若兵寡則何以分護兩路而振國威若物少則何以供給將卒而作士氣況兩使並行於事體自是未當非臣不欲行也伏望聖慈特賜睿察更容來日面稟聖訓謹具奏知

御批 卿去時切不可輕舉接戰除此祝卿其餘定保萬全必不貽朕念宵旰顧之憂矣請物與兵二事朕當悉力應副三省之議未定遣已親筆出如早來諭卿者意卿但撫綏將士慎重措置

乞免簽書樞密院常程文字劄子

臣伏奉聖旨未起離間依舊於樞密院治事臣契勘見今宣撫司事務煩多精力不給欲乞除樞密院應干邊防調發兵馬差除兵將官使臣外其餘常程文字特免簽書取

進止

御批依舊簽書

乞括馬劄子

臣契勘軍行全藉騎兵今來宣撫司出師得馬不滿千疋又多羸弱金人鐵騎動以萬數將來防秋不知何以禦之今早嘗具面奏乞於都城括馬以濟目前之用伏蒙俞允

敢望聖慈令三省日下措置先降指揮非品官不許乘馬續令開封府根括立定格尺價例官為收買其低小不堪披帶者不在此限盡數撥赴宣撫司給散闕馬諸軍庶幾軍容稍振不為虛文可收實用取進止

御批　李綱乞括民馬可詳酌施行付中書急速行下

乞差曲奇充統制官劄子

臣契勘曲奇今日已到闕伏望聖慈差充本司統制官填劉錫改差闕取進止

御批　旗皷等並依奏行下曲奇欲差作御帶不知卿可撥否別聽差遣人亦須有之遣彥質奏來河東事並

有次第須卿早士受命已月餘尚遷延如此有損

體兼河北河東人民日望宣撫到卿可促日前去接

馬等事已指揮尚書省速令應副訖

再乞曲奇劄子

臣伏蒙聖訓以臣所置曲奇為統制官令別作踏逐者契

勘种師中姚古軍潰散之後仰荷天慈委以宣撫重寄主

憂臣辱不敢辭難旋擇將佐無一可用者非得一二統制

官稍有名望何以服衆前乞劉錫不旋踵已除制置使令

幸曲奇到闕若不干冐聖聰辟置軍中使護諸將則此行

未見有可委仗者伏望睿慈特從所乞不勝幸甚取進止

御批

邊臣可委豈無但未踏逐到耳莫且尋如果無

別奏　李邦彥已令責

乞置承受官劄子

臣契勘宣撫司各置承受官一員伏望聖慈於近上內侍

中選差取進止

御批

差睿思殿祗候王褒

乞令承受官王褒隨軍劄子

臣伏蒙聖慈遣宣撫司承受王褒前來議事將來軍行欲

乞令王褒隨軍前去更合取自聖裁括馬尚未蒙朝廷施

行日限已過乞降睿旨催促謹具奏知

御批王𡌴隨軍可依所奏劄與本人括馬文字只令

再録卿所論劄子一本來待看詳催督

乞辟劉竫充統制官劄子

臣契勘中山府路鈐轄劉竫已到闕其人材武有謀臣欲

辟充宣撫司統制官伏望聖慈特賜召對問以方略臣前

薦文林郎郭執中雖已得旨賜對久未有班次乞下閤門

令來早引對取進止

御批依奏施行

乞令李邈權帥真定劄子

臣曾具劄子乞令李邈權帥真定蓋恐錢伯言到遲有妨

劉韐出入李邈才幹心力亦可倚以辦事伏望聖慈早賜
降旨施行取進止

御批 已批付三省詔只令更催已批出三四日爲甚至今未有卿可問三省官劉韐奏甚善卿一面措畫施行

再乞免簽書常程文字劄子

臣近具劄子乞免簽書樞密院簽書常程文字伏奉御批依舊簽書臣契勘見今宣撫司措置事務委是繁多日力不給伏望聖慈許臣除應干邊防調發兵馬差除兵將官使臣外免簽書仍不依時上馬赴宣撫司治事取進止

御批 依奏

繳進秦元圖冊及奏知辯潛議事劄子

臣伏奉內批取秦元所進三冊二圖謹依稟繳進遣已召辯潛議事欲且保除德府觀事勢前去威勝進兵來早對訖出門謹具奏知

御批 辯潛事依奏卿可將秦元所進三冊二圖令三省密院同看如可用即降陣圖付秦元教保甲三冊令諸保甲為永久法疾速施行

奏知省詳秦元圖冊并乞差察視親事官劄子

臣伏奉御批令將秦元所進圖冊付三省密院同看詳施行臣已依稟訖所有將來出師合差察視親事官隨軍使

喚乞降旨皇城司依前後體例差撥取進止

御批　兩劄並已行下三省并馬軍司及王宗湜訖覩
事官令差去赴宣撫司卿可疾速治行爲朕了此大
事必有厚報太原圍閉久每念之無不流涕也

乞支降見錢劄子

臣伏蒙聖慈令三省支降錢十萬貫付京西轉運使司糴
買糧草應副宣撫使司准尚書省劄子令於新税錢内支
撥竊緣新税錢見於民間理索令來出師在近理須預辦
糧草深慮闕誤伏望聖慈令自朝廷支降見錢或於内藏
庫借支將來却令撥還庶幾日下可以集事取進止

御批 朕應副鄉令內庫借支日後令朝廷撥還畫一

行下係一十萬貫

乞治逃避士卒劄子

臣契勘方此暑月出師士卒已有棄下鎧甲逃避者若不嚴行止絕切慮遞相倣傚深爲不便臣已令諸軍檢察如見得姓名即具奏聞乞下開封府及本管緝捕從軍法施行先具奏知

御批 當如此朕已親筆下開封府如緝得宣撫司逃避軍人差人押送赴鄉施行

奏知應副辭潜等銀劄子

臣伏奉宸翰令臣將本司銀錢應副河東支用臣契勘已將銀二萬兩應副辭潛見錢鈔十萬貫應副錢歸善五萬貫應副折可求一萬貫應副高衛外今再起發銀二萬兩應副錢歸善一萬兩應副張灝共計應副過銀五萬兩錢一十六萬貫並差使臣管押前去候取收付到日繳進訖

謹具奏知

御批 已令快行齎賜子與河東轉運銀絹折錢金令內臣將尭卿押付折可求銀絹令李倫押付河東轉運司銀絹令秦同老押付卿各有數不能具寫俟到卿一一差點檢取會數奏來如更闕少亦具奏

奏知賞罰董有林龔景等劄子

臣契勘諸道約日會合進兵之初須令賞罰分明足以勸沮竊見武節郎董有林權知隆德府數月修葺城池招復逃散人戶極有風績武節郎楊志昨隨种師中先次收復榆次縣大兵既潰志不免退師諸將散逸志獨收集殘兵保據平定屢次立功殺退賊馬理須激賞臣已便宜作奉聖旨董有林與閤職楊志與免合降官更轉一官訖龔景昨於石嶺關失守近又於文水縣潰散王何昨統守禦司人兵中路潰散近又於文水縣敗衂理須重罰臣已便宜作奉聖旨龔景王何各削奪在身官職令白身充統制候

立到奇功與執敘訖謹具奏知

御批　甚善極當理所有轉官人關與三省出給官告

乞令張灝同折可求節制汾晉人馬劄子

臣伏奉宸翰張灝欲依舊節制將士解圍太原令臣熟思合如何施行奏来臣契勘折彥質奏辭潛以節制不一十羊九牧無所適從故罷灝節制令来灝所團結召募將士民兵等亦五百餘人欲往汾州會合折可求身自督戰兼汾州一帶有松子嶺之類可以出奇皆灝平時措置去處欲乞許灝同折可求節制汾晉人馬會合解圍更望聖裁

取進止

御批

依奏

再乞令張灝折可求節制劄子

臣伏蒙聖慈差使臣押到太原府下蠟書人并宣示張孝純蠟書臣敢不仰遵睿詔約束將帥會合解圍以上副焦勞之意近具劄子乞令張灝同折可求節制令措置西山一帶伏望早降睿旨庶使不失機會取進止

御批

依奏仰一面畫旨行下

乞招捕勝捷軍劄子

臣訪聞勝捷軍兵勢頗猖獗若不早行掩捕招収漸向東南為患不細臣已作得聖旨令宣撫司出牓招諭令人賫

榜付曲奇韓世忠及行下逐路提刑司去訖所有榜文今同繳進謹具奏知

御批　足見憂國愛君之心嘉歎不忘

乞差种師道巡邊劄子

臣累具劄子乞依舊起發諸路防秋人兵及乞令种師道統師前去中山照應繫國大事皆未得報伏望陛下深留聖念取進止

御批　种師道已降勑差帶樞密巡邊為別無名故以巡邊為名

乞立收復忻代賞格劄子

臣契勘解圍太原不次推恩已有親筆手詔外收復忻代

衆曾明立賞格忻代不復則太原亦難安居臣欲乞將從
到奇功収復忻代將士與依解圍太原推賞庶幾有所激
勸其王以寧乞前去措置劄子令同繳知

御批 依此降旨曉諭將士

乞殿前馬軍司摘馬劄子

臣伏奉宸翰令從解潜前去河東交割職事已行下令限
日下出門去訖臣見今治行但所得馬軍三千人內二千
七十餘人闕馬殿前馬軍司不肯應副雖蒙指揮樞密院
措置應副緣太僕寺等處見今闕馬無可支撥伏望聖慈
降旨殿前馬軍司摘那有馬人兵抵替須管足庶幾軍容

刑振實係國體取進止

御批　足則恐難足得可令摘馬一半應副係見今騎

前馬軍司見管數摘那一半大率見在一千疋摘五

百疋赴宣撫司作奉聖旨施行

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四